



5

類說目錄卷之十九

異聞錄

經幢中燈

妾換馬

白衣叟吟

寰瀛圖

觀魚紫石潭

駭聞錄

改勲臣貶詞

唐待制清識

皮日休言釋典

子不為父知

鮮于判狀

半年為盜

爲政之法

知縣生日

林逋賜帛

碁子役心

下官口上官鼻

聽馬蹄聲

黃鶴樓詩

作感懷詩

題金剛詩

十張牛皮氣毬

廷試一一論

經禮字

圖畫經書事迹

看他終一局白却少年頭

耘田鼓詩

見聞錄

武臣不親吏事

武臣不主錢穀

打破銀河

不受枉法之物

置縣尉

避入相

鐵漢

不修霸業

虜生怒石

蜂巢穴蟻

續金剛經

帝王之甲

廖黷子

柳條結絮鵝雙生

養生之術

御筆誥詞

二背 李衛公後身

蓮出灰盆 文粹

賞賚善知歙州 荔支詩

助軍錢 四世界

三朝聖政錄

乘快指揮誤失 寶裝溺器

大內闢諸門 內患外憂

貶趙逢事 避遠不之任

郭贄知天雄 吝惜名器

急事請見 田錫直諫

伶人不可為刺史 昭宣景德殿使名

問民間疾苦 不見假山惟見血山

芻說 皇嗣未立

資廕子弟 記殿庭卒姓名

黃金難得之貨 宰相書勅

帝王家兒不要文章 以慈儉為寶

說泰卦 賜杜鎬酒

麻履布裳

祀汾陰

近伐法密

萊公手引赭袍

乞斬朱能

乞斬丁謂

長王子求刺吏

天子兒犯中丞

魏廷式乞對

實封劄子

春明退朝錄

文選悟養生

壓角

南宮舍人瑞錦窠

宮人斜

上元燈

元夜御門

小孤山詩

草檢

過馬廳

重戴

夢葛將軍

大赦曲赦德音

聒帳

黃紙書勅

取幽州圖

朝殿

二府詣宮謝

初學記

幕府燕閒錄

來知天尊

孫供奉

上帝扇題杜詩

萬病丸

不應為從重

始皇駟山鐸

槐生室中

宰相權日輕

嫁金蠶

協金石

龍聽講經

訛字

呂申公詩

獻魏公詩

吉凶影響錄

元長史

唐武后獄

說目錄卷之

類說卷之十九

宋溫陵曾

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異聞錄

經幢中燈

楊禎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舉幃弔孤影問其姓曰妾遠祖名無忌姓宋十代在漢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

爲楊妃建立經幢封妾西寧夫人因賜珊瑚
寶帳居之自此吳生蛾郎不復強暴矣驗之
乃經幢中燈也

妾換馬

酒徒鮑生多畜聲妓外第韋生好乘駿馬遊
行四方各求所好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
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有二人
造席衣冠甚古遂與其飲二客曰適聞以妾
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乃折庭下芭蕉書之

一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彼良馬兮負駿之
名將有求於逐日豈得吝於傾城香暖深閨
未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聆噴玉之聲一
曰步反庭砌立當軒墀聖新恩懼非吾偶也
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駿意已忘於鬢
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賦文多不載二
客自稱江淹謝莊

白衣叟吟

會昌中許孝廉路由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高

吟日春草淒淒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
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許異之追
入林不見

寰瀛圖

陳季鄉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
一日於青龍寺訪僧不值憇於大閣有終南
山翁亦俟僧同坐久之壁間有寰瀛圖季鄉
尋江南路歎曰得自此歸不悔無成翁曰此
易耳起折堦前竹葉置渭水中曰注目於此

則如願季鄉熟視見渭水波濤洶湧一舟甚
大恍然登舟其去極速行次禪窟寺題曰霜
鐘鳴夕北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
悲且吟獨向蓮華一峰立明日次潼關又作
詩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旬餘至家妻
迎見甚喜信宿曰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
登舟作詩別妻曰酒至添愁飲詩成拭淚吟
飄然而去家人驚愕謂爲鬼物倏忽復至渭
水趨清龍寺寺僧猶未歸山翁尤擁褐而坐

類詩 卷之十九
季鄉曰豈非夢耶翁曰它日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所以題詩皆驗

觀魚紫石潭

徐立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具甲冑擁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魚於紫石潭顧右左索漁具數十齊入硯中獲小魚數千立之大駭以書卷蒙之執燭以燹無所見

駭聞錄

尚書虞部員外郎李旼纂

改勲臣貶詞

唐憲宗有勲臣任事既久家有醜行中書進貶詞云鳥獸之行已聞忘於人倫豺狼之貪益見彰於物論上曰彼有公財屢經將用穢行陰私真偽難分猶恐卿士私憾厚誣御筆改云不修家行遽聞鄙於士流深負國恩豈尚榮於簪組

唐待制清識

唐肅待制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爲益友
後居水櫃街宅相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
北避之或問其故曰謂之入卽大拜數與往
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後
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
而靜少任知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冢百
官

皮日休言釋典

唐皮日休篤信釋典以平等報應自然爲佛

果值廣明之亂僞授翰林學士被害處之恬
然

子不爲父知

段文昌鎮成都子承式好獵丞相患之承式
以所獲雉兔分送幕僚各致書援引故事甚
悉幕僚多不曉其義以示丞相方知其子博
學

鮮于判狀

僞蜀鮮于操知華陽縣有婦人姓唐夫亡詣

縣自陳乞爲夫守墳操判狀曰夫婦雖親男女貴別生而執禮晝無居寢之文死則避嫌夜禁出聲之哭倚廬獨處寧虞強暴之流同穴偕歸方表始終之操實宜禁止用息澆浮孟主轉操一官賞其知禮

半年爲盜

張乖崖治蜀有盜擒獲公詰之盜曰某常以半年爲盜三月至八月夜短多蚊蚋人必少睡故不敢爲盜九月至二月夜長天寒多畏

寒懶起乃可爲盜公曰春夏作何業盜曰小營販往州縣熟訪人家事力人口出入門戶之處故十數年不販露公曰盜亦有道誠然哉

爲政之法

任中正代張公治蜀訊以爲政之法公曰如已見解高於法則捨法而用已如已見解不高於法則當守法勿徇已見蓋律設大法由人酌輕重而用之

知縣生日

開寶中有神泉縣令姓張外矜廉潔內極貪
瀆一日榜縣門云某月某日知縣之生日告
示諸縣人不得獻送有曹吏曰宰君明言生
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曰
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復告之曰後月某日
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王維以鷺鷥詩諷之曰
飛來疑似鶴下處却尋魚

林逋賜帛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休訪
逋聞之投一啓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
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山澤之士文
湏稽古不有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
時致用今林逋失之

綦子役心

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綦中堂退食對局
以夜繼日一日問李旼虛心之法對曰請侍
中弼諧之外勿於綦子役心虛已半矣公曰

如子之言何止於基凡有所著則不虛矣
下官口上官鼻

石中之叅政滑稽有上官似郎中勸以慎口
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改授禮部
郎中時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詳練故授
此職宜減削談諧對曰某授語云特授禮部
郎中餘如故以此不敢減削

聽馬蹄聲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

潛聽其馬蹄聲曰叅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
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克山陵使王生來京師
俾聽馬蹄聲曰有兩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
相公克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
去而無回聲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黃鶴樓詩

唐崔顥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
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
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淒淒鸚鵡洲

日暮家山何處在烟波江上使人愁太白負
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
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登鳳凰臺詩

作感懷詩

歐陽彬王蜀時爲翰林學士唐明宗時入洛
責令歸蜀孟氏開國復爲翰林作詩云昔年
追感淚橫流今日尋思是漫愁容易得來容
易失等閑成了等閑休皇圖本謂兒孫置白
刃番成骨肉讐梁漢後唐三世王九泉相覓

大悠悠

題金剛詩

蜀主季年臣僚多尚權勢蔣貽恭題金剛以
諷曰揚眉努目惡精神捏合將來却似真附
彼時流借權勢不知身自是泥人

十張牛皮氣毬

張乖崖云治蜀如用十張牛皮縫作一大氣
毬如有踢得起須用滾得轉卽是能做故兩
治蜀民至今有去思

廷試二論

唐熊執易通九經當時設科取士題目甚多
執易俱中等甲章武皇帝詔就殿試以二論
一簡易而知險阻一五運相承是非限三千
字成簡易前論書三千字五運相承論於卷
首題云此非臣末學所知五運相承出於遷
史非經典明文又唐方承土運故不對朝廷
賞其才授西川節推居武元衡幕下執易於
九經著花統五百卷

經體字

僞蜀句中正有文學善筆勢蜀平赴闕脩啓
謁宰相皆經體字閹吏不識笑曰今日句
中正又來參相公也蓋以句爲章句字參爲
曾參字

圖畫經書事迹

李旼自八九歲大父曰此措大兒也每教讀
書必令畫工圖經中事迹一一指示解說其
義旼因此酷好繪畫公卿皆爲畫有贊

看他棋一局白却少年頭

唐明宗太子從容好爲詩不慎之徒相與唱和如觀碁云看他終一局白却少年頭從容果謀不軌事敗凡預唱和言涉嫌疑者皆就誅故往還牋簡中宜直書其事不得云彼事如何之類

耘田鼓詩

蜀僧可朋作耘田鼓詩云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鼓兮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何著

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天公降之以雨桑麻熟倉廩富不飢不寒上一鼓

見聞錄

胡訥

武臣不親吏事

大祖平蜀孟主入御上曰卿在蜀有人拔扈否對曰雖有不忠之夫無因可動太祖曰何也曰武臣統兵之外不親吏事其藩鎮全用大儒武臣不主錢穀太祖平江南後主入朝上曰卿任故國以何術理金穀後主曰州郡置官通掌郡事武臣不親錢穀文案

類書
卷之十九
打破銀河

太祖性雄武有內臣石豹烈專轄黃河一日河決豹烈具奏太祖批其表曰打破銀河失却金要汝斬頭何用內外大懼不受枉法之物

勾龍瓚爲許州主簿民因訴田疇瓚盡公治之民感其平允獻金爵搔頭後武德司具事聞上太祖召問民物可取乎瓚曰臣不受枉法之物太祖曰律可乎宣付橫門直決二十

却令赴任

置縣尉

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逐縣尉遣小將卒長主之頗爲鄉社之患太祖欲復舊制御講武殿唱名銓選有樂尉者東立不則西立選人多不欲往往西立太祖曰如此迂儒令杖驅出是後爲者衆乃復舊制

避入相

韓熙載青本社人五代之亂渡江投先王累

官中書侍郎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
熙載謁僧德明日吾爲此行正欲避國家入
相之命僧曰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
一旦真主出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

鐵漢

李尊懿仕僞蜀談論研媚有婦人女子之態
蜀平太祖見曰有此態耶以氈頭箭射之正
中其腹尊懿巋然不動太祖曰外柔內勁授
供奉官握兵江淮多獲強盜人號鐵漢

不脩霸業

江南李氏納款之後僞命詞臣多在近密太
宗幸翰苑閱郡書後主爲金吾上將軍在環
衛之列徐鉉湯悅之徒侍坐太宗見江南臣
在上而故主居下位侍臣曰不能修霸業但
嘲風詠月今日宜矣

虜主怒石晉

駐輦轂久之誅張彥澤怒其不忠也
責少主爲其無信也夏漸逼欲歸虜北臣下

類說 卷之十九
留之亦怒欲誅晉臣馮道曰夏則處北京秋則住南京虜主大喜遂北轅矣

蜂窠蟻穴

開寶八年王師圍金陵朝廷殿試橋樑渡長江賦習水戰詩江南亦試王德惟親賦談笑却秦詩太祖笑曰江南畜文臣武將迨同飛走豈不知中原有真主耶趙普曰蜂窠蟻穴不足掛聖慮

讀金剛經

太祖晚年自西洛駐蹕白馬寺而生信心洎回京闕寫金剛經讀之趙普奏事見之上曰不欲洩於甲冑之士或有見者止謂朕讀兵書可也

帝王之甲

丁慶克禁旅太宗克幽薊慶至幙被甲而見上曰日晚何不解甲慶曰帝王之甲不可輒去上喜之遂擢用

廖黷子

類書 卷之十九
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像觀其妍醜廖克
順面青江南謂之廖黥子由是惡之不可入
見

柳條結絮鵝雙生

李先主以國用不足民間鵝卵出雙子者柳
花爲絮者伶戲詞曰唯願普天多瑞慶柳條
結絮鵝雙生

養生之術

太祖召華山陳搏問養生之術搏曰得便宜

處莫再去上大喜

御筆誥詞

楊億爲讒臣謗毀請告歸許州責授秘書監
分司西京御筆添誥詞詞句云斥衆議之不
容在朕心之獨斷

二背

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牋趙安仁善書
起草必用舊紙人號二背

李衛公後身

有僧謁丁晉公曰公乃李衛公後身宅日位極人臣出門不知所之

蓮出灰盆

温州民女生亡灰骨器中生青蓮一朵知覺禪師頌曰性心之門千聖同淪神歸淨土蓮出灰盆

文粹

姚鉉責居連州嘗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錄吏寫爲著

以鹽水喫之冀其速壞後縱火焚樓
賈贇善歙知州

蘓壽易簡長子也知泗州公用不足往來憾之壽爲詩曰載笠披蓑軍十萬饑嗔飽喜客三千後移越州與通判賈贇善不叶移歙州有詩曰却因賈贇善來作歙知州

荔枝

田從易寄荔枝與盛叅政詩云櫻桃真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作客兒盛問

其說云櫻珠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凡姿也
橄欖初澁甚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小作客兒
也

助軍錢

梓州民姓陳家巨萬而鄙吝孜孜不娶妻不
茹葷親戚勸之乃娶妻茹葷夢神人叱曰安
得使助軍錢後卒錢入官以助軍焉

四世界

潤州有風狂道人多談四世界中事人目爲

四世界

三朝聖政錄

石介進

乘快指揮誤失

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
息問其故一日早來前殿乘快指揮一使偶
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寶裝溺器

太祖平偽蜀闕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

大內闢諸門

太祖脩大內既成令洞闢諸門無有壅蔽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內患外憂

太宗曰國無內患雖云必有外憂不過邊事可預為之防惟姦邪若為內患深可懼馬帝王合用心於此

貶趙逢事

太宗親征澤潞至太行山中書舍人趙逢懼於陟險妄止登山今又託疾不當草制為臣之禮乃敢如此貶房州司戶

避遠不入任

孟巒據賓州錄事叅軍避遠不之任遂詣闕

自陳 太祖恕杖二十流海島

郭贇知天雄

真宗以工部侍郎郭贇知天雄軍贇自陳惡

泣下不肯去上召輔臣問之對曰近例亦有已受命而復留者上曰朕初嗣位命贄知州判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羣臣畏服吝惜名器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曰與朕下取江南回歸與卿使相及平江南吝惜名器不與賜錢五十萬而已乃曰更與朕取太原卽與卿使相急事請見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叩殿稱有急事請見上亟出見之及所聞奏乃常事耳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越斧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落齒置懷中上怒甚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

田錫直諫

田錫許直好諫太宗或不能容錫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太宗知其言忠終不怒

嘗曰如此諫官亦甚難得朝廷有闕政方在思慮錫奏疏已至不顧身爲國家事是誰肯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與語以獎激之伶人不可爲刺史

太祖時教坊使得仁以年老乞出外官且引後唐莊宗事求領一郡太祖曰用伶人爲刺史此亂世之事豈可效耶宰相擬上州司馬太祖曰此輩只宜於樂部中遷轉上佐官亦不可輕授乃除太常寺樂令

昭宣景德殿使名

內官王繼恩平蜀回朝論將以樞密使配之太祖曰此輩不可居權要之地可別擇名舉之於是立昭宣景德殿使名

問民間疾苦

太宗遊金明池令村田老婦數十輦升殿布席而坐因問民間疾苦婦人直盡說田家所苦民里所患上采納皆賜金退不見假山惟見血山

交王宮翊善姚坦王作假山極其巧坦曰不見假山惟見血山王驚問之皆生民膏血所成時太宗爲諸王宮亦作假山初成聞坦語卽日毀之

芻說

常山布衣竇論進芻說五篇真宗命舍人院召試賜三禮出身張去華獻元論二萬餘言真宗命寫以縑素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皇嗣未立

濰州北海簿徐奭以言事召見真宗曰皇嗣未立如何奭曰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生土生土爲子土主信今陛下信猶未修所以未得皇子皇上曰朕未嘗失信卿何云此曰陛下所脩者小信帝王之信發一號施一令信則萬民服焉不信則天下惑焉今陛下朝令夕改信未立也

資廕子弟

太祖曰資廕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

豈能治民於是未許親民

記殿庭卒姓名

太宗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剩掃一片地剩汲一瓶水必記姓名

黃金難得之貨

太宗問杜鎬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由是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宰相書勅

乾德二年范質王溥俱罷相命趙晉登庸制下無宰相署勅學士竇儀曰今皇帝開封尹同平章即宰相之任可以署勅太宗喜曰儀之言是也

帝王家兒不要文章

太祖問王宮侍講曰秦王學業何如曰近日所作文詞甚好上曰帝王家兒不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古今治亂宅日免爲舞文弄法吏欺罔耳

說泰卦

真宗詔大理評事馮元說周易泰卦元敷述卦體以謂地天爲泰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交泰猶君下接於臣則臣上承於君然後君臣道通若天以高亢居上則地無由得交於天天地不交何由得泰君以尊大自恃臣無由得接於君君臣不接何由得泰以慈儉爲寶

太宗崇尚節儉退朝服華陽巾布褐細脩內服惟絕嘗取金銀器皿奇巧者悉毀之玉藏吏曰制作精妙留以供御上曰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

麻履布裳

太祖躬履節儉常服澣濯之衣寢殿設青布綠葦簾嘗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

賜杜鎬酒

杜鎬直龍圖閣真宗命中使賜上尊鎬不善

類書 卷之十一
飲飲之動宿疾幾至不救上親至閣下臨問
手調藥餌呼其子侍疾鎬蘓見至尊欲起上
慰撫令卧上身自刻責以爲已賜酒致疾其
待臣下如此

祀汾陰

真宗祀汾陰見民操舟而漁執耒而耕者曰
百姓作業樂乎使郡縣吏人不侵擾之卽日
用而不竭矣

近代法密

太祖因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
放竄何近代刑法之密耶

菜公手引赭袍

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 太宗怒而
起準遂以手引赭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
乃退上嘉納之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
得魏鄭公

乞斬朱能

求與言朱能收得天書 真宗迎拜入內知

河陽孫奭上疏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人盡言書是朱能僞造唯陛下不知得來唯自於朱能崇信祗聞於陛下乞斬能以斷天下之惑上以其訐直不加罪後能果敗

乞斬丁謂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疏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於國門以謝天下斬詠置丁氏之門以謝謂

長王子求刺史

秦國長公主爲子六宅使世隆求近州刺史太宗曰太守之任係朝廷公議不許

天子兒犯中丞

許王爲中丞彈奏太宗劾之許王奏曰臣爲天子兒今犯中丞被推鞠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臣下尚一糾摘汝爲開封尹豈可不舉卒罰之

魏廷式乞對

太宗時益州路漕臣魏廷式入朝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乘驛而至有機事上聞取斷宸衷臣非爲宰相而來也上卽召對

實封劄子

真宗詔京朝官內殿崇班以上得言其民間利病并諸路轉運使經歷之處實封劄子於閣門上進

春明退朝錄

文選悟養生

任惠恭晚年康疆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所悟耳所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

壓角

舍人院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于庭北面拜廳閣長立褥之東謂之壓角

南宮舍人瑞錦窠

唐禮部郎中掌書中書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

須知制誥又謂員外郎爲瑞錦窠廳前有大石諸州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繪祥瑞皆員外郎所掌令狐楚詩曰移石幾回獻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宮人斜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祭之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以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陳後主有光壁殿筵詠山

燈詩唐明皇光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

元夜御門

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東華門而上元游觀獨盛

小孤山詩

陳簡夫作小孤山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

草檢

凡公文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秘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明中崇政院書也

過馬廳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韓渥詩曰外使進鷹初得試中官過馬不教嘶註云上乘馬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唐藩鎮僭上以名廳

重戴

國朝兩省并省郎並出入重戴國初兩制亦

然王內翰知滁州謝表云頭有重戴身被朝章是也自祥符間兩制並徹去非故事也

夢葛將軍

仁宗夢至大澤中迷失道左右侍衛皆不見忽自天際有幢幡車騎乘雲而下一人以乘奉帝

自稱曰葛將軍送帝還乃令尋其名稱道藏中云天門有三人守衛一名葛將軍掌旌詔圖其像令宮觀供事之

大赦曲赦德音

國朝之制凡需宥有三曰大赦曰曲赦曰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耳天子自謂德音非也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付臣曰後唐莊宗湛欲以鄭聲與胡部合奏謂之聒帳自昏達旦不止與俳優結十弟兄每與近臣議事必傳語伶人叙相見遲晚之由

黃紙書勅

唐日曆上元三年三月勅云制勅施行既爲

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蠹食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州及縣並用黃紙書之

取幽州圖

太祖一日召趙中令取幽州圖示之中令曰此必曹翰所爲帝問何以知之曰今將帥才謀無出於翰翰往必得幽州旣得之後將遣何人爲代帝默然

朝殿

本朝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

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臣以下并武班日
赴是謂官起居每五日文武朝官并赴內朝
謂之百官大起居是爲三等蓋天子坐朝莫
先於正衙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
雖不坐常叅官猶立班候放朝乃退

二府詣宮謝

王冀公天聖初再爲相請詣景美宮奉真殿
謝真宗乃以五百千建道場自後二府初拜
詣宮謁謝遂爲例

初學記

唐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
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幕府燕閑錄

畢仲詢

來和天尊

楊礪未第時夢人引升一殿有少年南面而
坐引者曰此來和天尊也後真宗爲襄王礪
除記室見帝一如夢中所見

孫供奉

唐昭宗播遷隨駕技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陛見全忠遙趨殿輒跳躍奮擊全忠遽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

上帝扇題杜詩

盛文肅夢見帝殿上扇題詩日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謂天人詩及寤乃記是杜詩

萬病丸

律有不應爲法家易爲附麗謂之萬病丸御史臺補試一吏令斷案不法乃云不應爲從重問之對曰中丞要重則正下添雜端要輕則旁邊註

不應爲從重 並見上

始皇驅山鐸

海上漁人得一鐸擊之聲如霹靂問博識者云始皇驅山鐸也

槐生室中

呂蒙正方應舉儻合達隆觀發解入洛鑲室
而去自冬涉春方曰啓戶眎之牀前槐枝叢
生高二三尺蒙正是年登科十年合抱作相
宰相權日輕

馮道曰吾三入相每不及前以擢任親故知
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
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

嫁金蠶

南方人畜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
飲食中以毒人人死蠶善能致宅財使人暴富而
遣之極難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
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蚕隨以往謂之嫁金蠶
協金石

有人得青石大如礪背有鼻穿鐵索數丈循
環無相接處一日海賈見以數十千易之云
此協金石垂之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龍聽講經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
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閑來此聽法
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
輒用僧曰此硯中水可用乎乃就硯吸水徑
去是夕雷雨大作逮曉視之雨悉黑水

訛字

唐韻虔部有懽字經部有蟬字懽字本以乾干
爲音訛作乾音遂入虔部爾雅蟬白魚本以覃
談爲音訛作覃音遂入經部各部中韻似此

甚多

呂申公詩

張鄧公致仕居京師呂申公奏請率二府賀
之公卽席賦詩有人間此會應無比何必東
山訪謝安之句

獻魏公詩

韓魏公初署相出鎮長安或獻詩是非莫問
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
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爲然請守相州

類記 卷之十九
吉凶影響錄

岑象求

元長史

韋丹未第時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龜甚大丹異之買投于河後有長史名濬之來謁謝卽是龜也

唐武后獄

黃靖國死見冥中數獄吏指一所云此唐武后獄后惡至大方以大甕貯蠶蝎螫之酷吏姦臣皆有獄類說卷之十九

終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

傳燈錄

學非非想

四諦法論

金棺高七多羅樹

至雙樹悲泣

寶蓋折柄

身十七性十七

三屍化華髻

寶山者身

從自心來

義勝

言與心親行與道合

處胎六十歲

脇尊者

鋸義木義

汝化性海得否

蟒住石窟

除我慢

一針投水

身心俱定

鈴鳴風鳴

答無者誰

善惡之報

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夢吞二珠

林間已經九白

聖子

開手奉珠

當為佛事

纓絡童子

無價寶珠

立六宗

壁觀一念迴幾隻履

頂骨如五峰秀出

解脫法門

性空

本來無一物

形為影本聲是響根

懶融

安心偈

色聲鳩毒

逢徑即止

鵲窠和尚布毛侍者

見性成佛

捨父逃走

如人飲水

了元歌

破爐墮

岳神受戒

風動幡動

念法華經三千部

忻慢幢

門外覓三車

坐禪豈得成佛

一宿覺

卽心是佛

兩宗

卧輪偈

飢來吃飯困來卽眠

虎似什麼

枯木偈

大空小空二虎

凌行婆

一口吸盡西江水

百丈竿頭進一步

貧無卓錫之地

擊竹作聲

一念修無漏道

師唱誰家曲

誰將生死與汝

五禪

一指頭禪

選佛場

雲在青天水在瓶

日遺十餅

切忌道者

衲子和尚

有把第蓋歌

辨愚癡齋一中

學人本分事

枯木龍吟

路逢猛虎

三十年得拄杖力

末後一句

竹箸瓦碗

如何是古佛心

汝不是我同流

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如何是布袋下事

臨刑偈

無去無來

此心能有幾人知

類說卷之二十

宋溫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 騏 參 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傳燈錄

字非非想

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卽周昭王二十四年也年十九欲出家夜有天人名淨居於窓牖中叉手白太子

言出家時至乃於檀特山中脩道鬱頭藍弗
 處學非非想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成佛號天
 人師時年三十於鹿野苑中為橋門陳如等
 轉四諦法輪論道果說法任世四十九年將
 金縷僧迦黎衣傳法與摩訶迦業說無常偈
 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諸弟子
 以香薪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
 往反空中化火三昧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
 滅後一千十七年永平中教至中夏

四諦法輪

金棺高七多羅樹 並見上

至雙樹悲泣

第一祖迦業世尊入般涅槃迦業至雙林樹
 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

寶蓋折柄

第二祖阿難梵語阿難陀此云歡喜如來多
 聞博達智慧無碍世尊以為總得第一受持
 法藏如水傳器阿難念身危脆猶如聚沫辭

阿闍王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王夢寶蓋嚴
飾風雨折柄墜地既寤卽至毘舍離城見阿
難於常河中流出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
空而至阿難爲說法須臾五百羅漢爲諸仙人
出家受具阿難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分身四
分一奉娑竭龍宮一奉毘舍離龍王一分阿
闍三各造塔供養
身十七性十七

第三祖商那和修者化緣旣久得優波耄多
爲給侍因問曰汝年幾也答曰十七師曰汝
身十七耶性十七耶和修知是法器遂爲落
髮曰髮白悲白耳耄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
也髮偈曰非法亦非法無心亦無法說是心
法時是法非心法

三屍化華鬘

第四祖優婆塞多隨方行化廡宮震動波旬
竭力以害正法密持瓔珞伺尊者入定縻之
于頸尊者取人狗 蛇三屍化爲華鬘以酬

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三種臭屍波旬盡其魔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王及梵王求解王曰若因他倒還因地起終無其禮波旬卽禮尊者哀露懺悔綯多曰汝可自唱歸於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髮悉除四祖化尊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石室縱十八尋廣二十尋充滿其末後得從多迦乃付大法眼藏

寶山者身

五祖提多迦初生夢寶山泉涌日從窟出照耀天地四祖曰寶山者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窟出者入道之相也照耀者智慧超越也

從自心來

六祖彌遮迦至此天竺國有一人持酒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自識乎中總不觸器曰師識我否師曰我師不識識卽非我

議勝

七祖婆深密者忽一智者自稱難提日與師
論議師曰仁者論卽不議議卽不論若疑
議論終非議論難提知 議不勝卽曰我願求
道沾甘露味

言與心親行與道合

八祖難提者此毘舍羅家一子名伏馱密多
禮拜曰父母非我親誰見家親者諸佛非我
道誰爲最道者尊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

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處胎六十歲

九祖伏馱密多有長者携一子來曰此子處
胎六十歲因號難生今今出家師說偈曰真理
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無僞

脇尊者

十祖初侍伏馱尊者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
席因號脇尊者

鋸義木義

十一祖富那夜者有馬鳴大士問曰我欲識佛師曰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師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師是鋸義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正出又問木義者何曰汝被我解馬鳴遂悟汝化性海得否

十二祖馬鳴大士忽見女子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令如此也宜上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來卽一金龍震動山岳師儼然如坐魔遂滅復本形曰我名迦毘魔羅化巨海爲小極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我未嘗知師曰山河大地皆依法逮三脉六通神由茲法現迦毘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來剃度師乃付法

蟒住石窟

十三祖迦毘魔羅入山逢大蟒盤遶師身師受三皈依蟒化爲素服老人曰我昔爲比丘

有初學數來請益我煩爲應答起嗔恨想命
終墮爲蟒身住世無窟十載適聞戒法故來
謝耳又曰北有大樹蔭覆五百丈 樹王名
龍樹

除我慢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國人多信福業曰
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曰佛性誰能 觀之
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被人曰佛
性大小答曰非小非大非廣非狹無福無報

不死不生

一針投水

十五祖迦那提姿謁龍樹大士及龍樹遣人
以滿鉢水示之祖以一針投水欣然契會
身心俱定

十六祖羅候漢羅多見僧伽難提入定方起
尊者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曰
有何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
金體常寂

鈴鳴風鳴

十七祖僧伽難提見山舍童子持圓鑑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卽出家受戒名伽邪舍多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

答無者誰

十八祖伽邪舍多至月氏國一婆門舍自扣其門舍主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

誰人羅多開關延接投誠出家

善惡之報

十九祖鳩摩羅多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歿暴壽遂吉義凶便謂亡因果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百千萬劫亦不磨滅

心無所希名之曰道

二十祖闍黎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道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

類語 卷之三
廢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
希名之曰道

夢吞二珠

二十一祖婆脩盤頭其母初夢吞明暗二珠
有孕有一羅漢曰汝當生二子一卽祖師一
卽芻尼昔如來在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
佛旣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
後與聖同胞今無夫矣芻尼舒鵲子
林間已經九白

二十二祖摩拏羅曰我在林間已經九百卽
度以一年爲一卽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
能幽隨能認得性無喜復無憂

聖子

二十三祖鶴勒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
入廟叱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
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壞鄉黨謂之聖子

開手奉珠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有長者引一子見師曰

此子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
聞宿因師即手接曰還我珠來童子遽開手
奉珠師曰吾前為僧有童子婆舍吾赴西海
齋受觀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為法嗣
當為佛事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中印國王太子求出家
祖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不為其事祖曰
不為何事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
為佛事

纓絡童子

二十六祖不為密多有婆羅門子不知名氏
或自言纓絡人謂之纓絡童子尊者曰此童
子即大勢至菩薩也

無價寶珠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南印王施無價寶珠王
子曰此是世寶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
光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於諸明中心明為
上

立六宗

二十八祖達磨天竺國有佛大聖多立六祖
一有相祖二無相祖三定慧祖四戒行祖五
無德祖六寂靜祖師歎其分裂一一化服六
宗之人皆歸其教又說偈曰在胎無身處世
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
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法攝
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
泛海至 廣州梁武帝迎請至金陵曰朕造

寺捨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
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行雖
有非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郭然無
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潛回
洛陽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觀婆羅門有
僧神光自惟曰是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
飢布髮淹泥投崖餉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
其夜大雪豎立不動師曰汝求何事光曰願
和尚開 甘露門廣度群生自斷左臂置前

師與易名慧可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
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得師曰我
與汝安心竟師將西歸命門人各言所得道
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
用師曰汝得吾皮毛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
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
非有而我見處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
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又
曰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

汝當闡揚物理使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偈
曰吾本來茲土傳法叙述精一花開五葉結
果自然成期城大守楊銜之曰師名不言何
表通變師爲讖曰江槎分王浪管鉅開金鎖
吾相共行九十無彼我後皆符驗時魏氏禪
雋如麻律師流支三藏僧中鸞鳳也與師論
議是非鋒起競加毒藥師端居而逝後三歲
人遇師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問師何往
曰西天去明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芾履存

馬

壁觀一念迴機隻履 並見上

頂骨如五峯秀出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宴坐香山八載見一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也翊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師覩其頂骨如五峯秀出依位後有居士曰身纏風急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曰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

法僧住曰和尚是僧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怪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

解脫法門

三十祖璨大師有沙彌乞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便更求解脫乎

性空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逢小一兒師曰汝何姓

類言 卷之三
曰是佛姓師曰汝無姓耶曰姓空
本來無一物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有居士盧慧能來謁師
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何事曰求作佛
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何得佛曰人有南北
佛性豈然有僧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
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
能密於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乃傳衣付法

於能

形爲影本聲是響根

向居士致書二祖曰影因形起響逐聲來弄
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
響根

懶融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少通經史歎曰儒道
世與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投師
落髮入牛頭山有百鳥啣花之異正觀中四

祖問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
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云山中有一懶
融是道人遂入山見師遶庵有虎狼之數
匝舉兩手作仰勢師曰尤何遮個在師乃稽
首請真要祖曰百千法門同歸十方河沙印
德總在心源一切業障煩惱本來空寂一切
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薩可求汝
但任心自在觸目遇緣快樂無憂故名無佛
安心揭慧

慧忠禪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相亡
真心真實菩提道場

色聲鳩毒

鍾山白雲瑾禪師初謁牛頭融師曰色聲爲
無生之鳩毒受想乃至天之坑穽

逢徑卽止

徑山道欽禪師爲玄素禪師弟子師曰汝乘
流而行逢徑卽止師遂南行至徑山乃住錫
馬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水底

有蓬塵

鵲巢和尚布毛侍者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時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遂悟時謂布毛侍者元和中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

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難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見性成佛

天台雲居知禪師有僧問見性成佛其義何云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如是明見乃明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云見性見佛捨父逃走

類言 卷之二十一
北京神秀禪師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
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如人飲水

蒙山道明禪師曰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了元歌

洛京人儉禪師唐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后曰
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翌日進
短歌十九首並寅直體唯了元歌盛行於世
破竈墮

和尚隱高山有廟甚靈一竈不輟烹殺物命
師以杖三敲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
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竈乃傾破墮
落俄有一人青衣峩冠拜曰我本竈神久受
業報今日蒙師說法吾得生天中特來致謝
安國師號爲破竈墮嘗歎曰此子會盡物我
一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

岳神受戒

兗州禪師有異人峩冠而至曰我嶽神也能

生死於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生
與空等視真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吾則
不生不滅也汝不能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
首乞戒師曰付汝五戒能不淫乎曰亦聚也師
曰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能不盜乎曰何之
我也師曰謂享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
師曰能不殺乎曰我實司其柄曰謂有濫誤
疑混也曰能師曰能不妄乎曰我正直師曰
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遺酒敗

乎曰能師曰如上是为佛戒

風動幡動

慧能大師寓止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二僧
論一幡動一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心自耳
念法華經三千部

洪州法達禪師七歲出家誦法華經禮祖師
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師曰
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負此事業都
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幔幢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卽生七功福無比又曰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
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
發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
義與義作雙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念成邪有
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曰經說三車大牛
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佛爲凡夫說此
理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師
喜曰經誦三千部曾無一句亡未明出世

盲事歇累年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
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

拆幔幢門外覓三車

並見上

坐禪豈得成佛

南嶽懷讓禪師有沙門道

一坐禪師問

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
石上磨一日作什麼師曰磨作鏡一日磨磚
豈得成鏡耶師曰坐禪豈得成佛耶師入室
弟子有六人師各卽可云一人得吾鼻善知

大言 卷之二十 其
氣一人得吾舌善說談一人得吾心善古今
一宿覺

永嘉玄覺禪師初謁六祖問答相失便欲辭
去祖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卽心是佛

司空山衣淨禪師楊光庭問佛道之義師曰
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

兩宗

唐天寶四年定兩宗南能頓宗卽六祖慧能

盧行者居慧溪北秀漸教卽神秀亦師五祖
悟解無及旁出法嗣

卧輪偈

卧輪禪師偈云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
境心不起菩提日月長六祖曰此偈未明心
地因作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
心數起菩提怎麼長

飢來吃飯困來卽眠

大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修道何如用功師

卷之二十一
日飢來吃飯困來卽眠日一切人總如是同
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
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
虎似什麼

彬山智堅禪師與歸宗南泉行脚從虎邊過
問歸宗云虎似什麼宗云似個貓兒師曰似
個狗子泉云我見似個大虫

枯木偈

大海山法禪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

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
苦追尋

大空小空二虎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
問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個喚大空小空二
虎自巷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
休問作何行業感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凌行婆

浮盈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問答有僧舉似

南泉泉曰苦哉浮盈被老婆摧折
一口吸盡西江水

襄州居士龐蘊初謁石頭和尚復與丹霞禪
師爲友石頭問日用事作麼生對曰日用事
無別唯吾自偶諸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
朱紫誰爲號五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
及搬柴後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
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
頓悟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

說無生話女名靈照撒竹漉籬鬻之以供朝
夕

百丈竿頭進一步

招賢大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
未爲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又曰學道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
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身

貧無卓錫之地

仰山慧寂禪師問香嚴見處如何嚴曰去年

貧未是貧今日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
今年錫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
禪

擊竹作聲

香巖智閑禪師因山中芟除草人以瓦礫擊
竹作聲廓然省悟

一念修無漏道

楚南禪師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
注水吸得百十三味不知一念修無漏道免

被人天因果繫絆

師唱誰家曲

首山省念禪師有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
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

誰將生死與汝

石頭希遷禪師有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
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
是涅槃曰誰將生死與汝

五禪

禪有五凡有大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

一指頭禪

俱眠和尚初住菴遇天龍和尚豎一指示之師大悟臨寂示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選佛場

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將應舉道遇一禪師

客問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曰江西馬太師出世此選佛場也師往見馬祖乃令參南嶽石頭

雲在青天水在瓶

藥山惟儼禪師州刺史學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偈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翱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

守欲保恁事須向高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
閨閣中物舍不得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
山大笑翽贈詩曰還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
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
聲

日遺十餅

龍潭崇信禪師賣餅家子也悟和尚居皇天
寺師日以十餅遺之悟嘗留一餅曰吾惠汝
以蔭子孫師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返遺我

遂聞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曉玄旨遂
請出家一日問心要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
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

切忌道

道吾山圓智禪師藥山問何處來曰遊山來
藥山曰速將道來曰山上鳥兒白如雪澗底
遊魚忙似鞦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看師
見雲巖不安曰離此殼漏子於甚處相見巖
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

滅處所不求相見

船子和尚

華亭船子和尚於華亭吳江泛小舟時號船子和尚

有把茅蓋頭

德山宣鑒禪師鴻山問衆足識遮阿師也無衆曰不識鴻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云

辯愚痴齋一中

良价禪師旣坐化其徒號慟師復開目曰勞生息死於悲何有召主事僧令辨愚痴齋一中責其戀情延至七日食具方畢端坐退逝學人本分事

白馬遁儒禪師或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曙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

枯木龍吟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龍吟僧曰學

人不會嚴曰鬪髀裏眼睛

路逢猛虎

雲居禪師 道簡有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
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
如何何閑者十問僧堂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三十年得拄杖力

道希禪師拄杖云三十年在山得此氣力有
僧問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溪過嶺東柱西
柱

末後一句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入自
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餅
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
匆晨雞暮鐘

竹箸瓦碗

西明深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
箸瓦碗

如何是古佛心

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日師河大
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東家人死西家助哀

天台拾得者豐干禪師山中行至赤城見一
人携至寺中名爲拾得一日掃地寺主問汝
畢竟姓個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帚叉
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胸曰蒼天拾得
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
喪二人作舞大笑而出

如何是布袋下事

布袋和尚形材猥矮蹙額蟠腹以杖荷一布
囊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求乞或醢
醢魚菹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白鹿和尚
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
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

臨刑偈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刑偈曰大元初無主
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

類言
無去無來

李翱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
曰法身疑寂無去無來

此心能有幾人知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
知

類說卷之二十一

